

SALUJUN YIERJIUSHI ZHENGZHAN JISHI

傅建文 著

八路军一二九师

征战纪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抗日战争卷

军事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抗日战争卷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

傅建文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 / 傅建文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71-0

I. 八… II. 傅…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607 号

书 名: 八路军一二九师征战纪实

作 者: 傅建文

责任编辑: 余天宝

装帧设计: 王 旭

责任校对: 建 刚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 - 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 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1.8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471-0/I·1175

定 价: 21.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三晋大地的角逐 1

- 面对两封催征的密级电报，毛泽东的思虑
- 出师第一仗：夜袭阳明堡
- 汇集在五台南茹村的各种声音，关于第 129 师的使用问题
- “失街亭”——“龙颜震怒”
- 惊俗的构想：重叠设伏七亘村
- 率部归建的副师长徐向前在广阳赶上了一仗
- 延安之夜，穿透夜空的俯瞰着狼烟滚滚的晋地的目光

第二章 在太行山上 50

- 石拐会议，刘伯承谈布兵
- 汤恩伯这个“宝贝”……
- 什么是游击战术呢？黄蜂战术、麻雀战术……
- 邓政委踏雪上任。和刘伯承的缘分
- 朱德的焦灼，临汾之战迫在眉睫
- 陈赓问：独木桥上打架对谁最有利呢？神头岭之战
- 寒冷之夜，徐向前在两难中的选择

目 录

- 向日军合围的中心挺进……
- 撑着日军打了一仗。叶成焕之死
- 第三章 挺进平原** 104
- 向平原发展的战略。毛泽东说：正因为是新课题，才要大胆去尝试
- 挺进冀南，陈再道扬威
- 在徐向前心中翻腾的“人山”理论。取缔“六离会”
- 邓小平东巡。卡尔逊的感觉：这里有一种它处少有的沉着和自信
- 冀南告急，彭德怀忧心忡忡
- 刘伯承的愤怒。南宫部署反扫荡
- 许世友的个性。诱伏香城固
- 第四章 撼世之战** 161
- 桃花下众将献策。白晋路战役
- 彭德怀打坐。“十万火急”到延安……
- 激战前夜，陈赓和周希汉都睡不着
- 彭德怀说：管它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
- 热烈而振奋的场景。那么，下一步呢
- 榆辽战役。可惜……
- 捅发的牛脾气。悲壮的关家垴之战
- 第五章 反扫荡的日子** 218
- 黄昏里的漫步，关于冀南的话题
- 奇袭娄子镇。横扫王高路
- 彭德怀阴沉着脸研究冈村宁次。未开完的北方局会议

目 录

- 刘伯承说：要以无规律而对有规律。激战黄崖洞
- 发生在五月的大扫荡。神秘的小分队。把人急疯的日子
- 总部大突围，染血的十字岭
- 刘伯承在熬，毛泽东在熬，朱德在熬，等来了同一个噩耗……
- 老虎嘴里拔牙：苏亭伏击战
- 中条山历险，邓小平想顶着打
- 日军又瞟上第129师师机关……

第六章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285

- 燥热难当的夏夜……
- 准备向冀南人民宣誓。营救刘志坚
- 亘古未有之创举——制造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
- 闯五关。刘志坚这个人就是命大
- 日军的新招数。痛歼“军官观战团”
- 枣园窑洞里话华北。毛泽东的大气魄
- 邓小平进发冀鲁豫。吉祥的预示
- 今夜很平静。回延安
- 尾声：太行之歌

附 八路军129师大事记 340

主要参考书目 370

第一章 三晋大地的角逐

● 面对两封催征的密级电报， 毛泽东的思虑……

1937年9月28日。

下午3点多钟，一封绝密电报送到了延安杨家岭的枣园窑洞里。这是朱德和彭德怀自五台八路军总部发来的。电报中除向毛泽东报告了山西战区的近况外，还提议八路军第129师应立即出动，暂以娘子关两侧为目的地，和八路军其它两个师作配合国民党第2战区部队保卫山西的准备。

这是近日来毛泽东接到的关于建议第129师立即出动的第二封密级电报了。

第一封是9月24日周恩来自太原发来的。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分析了国民党第2战区部队的弱点：一是军队组成十分杂乱，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机制；二是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太差，缺乏全面对敌的基础——如战术方面，他们基本只会

正面防堵，而生疏于翼侧攻击和运动战；三是战略意识差，部署欠妥——如日军必定重兵攻击的正太路，根本未部署可供调遣的生力军。鉴于此，周恩来除一面致电蒋介石，请调汤恩伯部两个师自石家庄南下入山地作战外；一面则报请毛泽东，考虑第129师出兵山西，加强正太路的防御问题。

从周恩来的电文中，毛泽东读出了一个硕大的“忧”字。他久久地陷坐在藤椅中，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眉目间同样大写着—一个“忧”字。

是啊，局势实堪忧虑，尤为山西，已达燃眉！此际，沿平绥路西犯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先后突破了国民党第7集团军防守的天镇、阳高等地，于9月上旬完成了对大同的占领。接着，他们分出一部，在伪蒙军配合下进攻绥远，其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在平绥路宣化、新保安、怀来方向向山西东北进犯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也完成了对蔚县、广灵、涞源的占领，并向平型关进犯，企图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主力。至9月中旬，日军基本控制了平绥路，其主要突击方向转向平汉路沿线。在这个方向上，日军投入了近六个师团，其中以第1军的第6、14、20师团和华北方面军直属第108师团，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南犯；以第2军的第16、109师团沿滏阳河南下，对平汉路国民党军形成了大包抄。此外，第2军的第10师团则沿津浦路南犯，与平汉路南犯的日军互为策应。如此——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敌我态势图上，便是一个靛蓝色的大包围圈。

袅袅烟雾中，毛泽东落在靛蓝色大包围圈间的目光是异常凝重的。

依照蓝箭头伸展的态势，日军的企图是会攻山西，谋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国民党中央军而击破之，达到占领黄河以北的

目的。之后威慑河南、山东之侧背，完成夺取华北的战略计划。日军胃口如此之庞大，战局变化如此之急骤，的确是有些出人意料了！

这也便涉及到八路军整体战略部署的急速变更问题。此之前，八路军是拟以恒山山脉为依托，在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进行持久的山地游击战争——此计划是毛泽东本人和洛甫依据当时的敌情，分别在8月4日和5日提出，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讨论同意实行的。可是，战局的变化使这一计划变得十分拘泥和被动，如若继续执行下去，八路军部队将全部圈于日军的大包围圈中。这样的话，战略上的机动地位将全盘丧失，既无法相当有效地钳制进攻山西的日军，又无法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等待的将是全盘挨打的被动局面。

这显然是不行的！

那么，何不把目光放长远些呢？

毛泽东的目光渐渐从军用地图上标示着数条红箭头的恒山山脉一带移开，扩展到山西四周，在愈显浓密的烟雾中，他的思路变得十分的清晰。

是的，扩展一步，驰骋纵横的天地要宽广得多！在晋西北地区，有管涔山脉可作依托；在晋西南地区，有吕梁山脉可作依托；在晋南地区，有太岳山脉可作依托；在晋东南地区，则有太行山脉可作依托。所以，八路军有必要立即改变战略部署，将几个师移向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而对日军将占领的交通干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四面包围之态势，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和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要迅速实现这一转变，有重要的几个步骤。首先——也是最关键的，是要让八路军广大指战员真正理解独立自主的山地

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的含义，它关系到八路军在这场战争中的胜败存亡。这一点，毛泽东是反复强调了的。在洛川会议上，就此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甚至还有过颇是引人注目的争论。有争论或许不是坏事，但事关命脉，如果不适时摆正位置，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局！所以，这以后毛泽东又两次发电给朱德和彭德怀，强调又强调，直到朱德和彭德怀回电说，他们已用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各部发出了训令，将山地游击战确定为八路军的唯一工作方向了，他这才略略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则是八路军几个师的摆置问题——这也是当前要务之一，最起码要有一种长远而整体的规划。早几日，第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日军1000余人。在国民党军全面败退的时节，八路军首战告捷，一有振奋全国军心民心，提高抗战信心的作用；二则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八路军的影响力。现在，第115师仍在灵丘、涞源一带活动，依战略改变，可逐渐南移，展开于太岳、太行两山脉中。第120师目前已至宁武，可向晋西北外移，展开在大同、太原之外翼，既能驰骋于绥远至大同、太原间，又能借管涔山脉落地生根，亦不失为良策。除此之外，便是第129师的部署了，这只“拳头”击向哪里呢？

在八路军三个师中，第129师是唯一暂时按兵未动的。早些时，八路军受命改编出动之际，围绕第129师何时出动略有争议。有人认为，最好和其它两个师一道撤出去，便于展开，便于发展；有人则认为，现在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拒不发表两党合作宣言，且在陕甘宁边区四周布有十余个师的兵力，他们很可能会作出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举动，故第129师不宜出动，应留下来作为保卫边区的主要力量。依毛泽东的想法，是赞成暂时不动的。最后，他

和洛甫、朱德、彭德怀等人商量了，算是一锤定音：

“第 129 师动不动？何时出动？依情势，动是无疑的，只是暂时还不要动，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月。暂时不动是有道理的，蒋介石这个人挺难缠，一个改编问题，便缠了半年之久，谈判五、六次，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但最终还是给我们谈成了。边区问题也一样，成是大势，磨是必然。从目前看，蒋介石还是会要和我们磨一个月、两个月的，故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却不可无！第 129 师暂且不动，对蒋介石也有个警示作用。再者，第 129 师主力大多数是第 4 方面军的同志，不少人曾受过张国焘的蒙蔽，思想上有些含糊，精神上有些负担，现在留下来学习整顿一下，理顺头绪，这是有益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只能是稍假时日，我们的一切工作还是要遵循抗战大局。因而，第 129 师的出征准备工作丝毫不能松懈，相反的，要尽快形成拳头之势，一待战局需要，便有力地打出去！”

这番话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后和周恩来、朱德等与即将赴任的第 129 师师长刘伯承、政训主任（稍后改为政治委员）张浩集体谈话时阐述的。之后，第 129 师的准备工作基本是顺着这个思路展开的。从 9 月初始，部队在援西军驻地进行了学习、整顿和改编，并于 9 月 6 日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至 9 月 16 日，准备工作告一段落，部队便进至富平县庄里镇地区，拟随时出师山西前线了！

事实上，由于局势的急骤变化，第 129 师再留下来对大局和自身的发展也都是不利的，日军对太原会攻态势的完成，即意味着他们出征日子的到来。显然，周恩来和朱德他们都相继意识到了这点……

“去请洛甫同志过来一下。”

一刻钟后，洛甫来了。

从脚步声的节奏，毛泽东便听得出是洛甫的。他也不知道这种听辨能力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或许是厚积的反应？然而，长征初期，洛甫那不疾不缓的脚步声是无形在毛泽东脑中烙下了印痕的。那时节，毛泽东久病虚弱的身子，深陷在两根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担架里，两名战士抬着他。那时红军的情状也一如毛泽东的久病虚弱，滑一步便是险境。不知什么时候，洛甫走近了担架，迈着他那固有的步子，在羊肠小道，在横坡斜岭，在蒙蒙细雨中，把毛泽东的担架变成了讨论命运的流动讲台。讲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讲红军将往哪里去？讲中国革命的命运将往何方……担架旁还有一个王稼祥。几个月下来，洛甫脑中的毛泽东便不是那个宁都会议上让他开除的毛泽东了，更不是与马列主义绝缘的“土包子”毛泽东了，而是蕴藏着无穷智慧的哲人毛泽东了。因为这，他拿起了他极擅长的笔，在红军的油印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红军不能光打蒋介石，还要同“左倾机会主义”和片面维护苏联的观点作斗争。因为这，终有了遵义会议，有了红军今天的局面……

毛泽东坐着未动，双眼看着洛甫问：“河北的局面完了，中国的政局将如何变化？”

洛甫在毛泽东不远的地方坐下来，习惯性地向上推了推眼镜，话也一如他的人一样斯文，但显然是经过了反复思考的：

“河北一失，日军必将从海州登陆，进占徐州。这样，山东将不战而失。而中国军队的阵线也将变成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变化，必然影响到上海战线，守住上海的可能性就非常微弱了。上海一失，日军的首要目标自是南京，蒋介石如不妥协，势必迁都。那么，这一动作造成的影响将是难以预料的，中国的政局在不长的时间也将有重大的变化。”

毛泽东点点头：“是的，我们该清醒地把握这一点，乱时方不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我们争取改造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契机，若得当，便可实现真正的人民民族战争。”

“这样的话，山西的局面在华北乃至全国都是十分特殊的了。”

“是特殊，”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接着说：“这主要是八路军主力的投入，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的合作。这两个力量结合起来，加上山西的特殊地理环境条件，是足可以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游击战这个方针不能变，还得强调。”

“恩来和朱、彭的建议，你认为如何？”

“我就是为这个找你商量的。”

洛甫的目光便转向毛泽东铺在桌上的军用地图上，视点在毛泽东圈出的大蓝圈间很是停滞了一会。良久，他问：

“从目前的情形看，山西的正规战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很短，”毛泽东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又加重语气补充了一句“极短暂。”

“那这是不是与阎锡山的要求有关呢？”

“当然喽。早几天，阎锡山就要求我们把129师拉上去，加入忻口正面作战。恩来回绝了，说我们只能在敌侧后协同游击。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在条件允许下，我们还是可以集中相对的兵力，配合阎锡山打一、两仗，一则晋军和民众中造成更好的影响，二则尽可能的延缓山西的陷落，有利于展开我们的群众工作计划，为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打基础。”

“如此，第129师的出动是宜早不宜迟啦。”

“不是不宜迟，是当立即出动。你以为呢？”

洛甫点点头：“我同意。”

当日下午5时左右，命令第129师出征的电文从延安发出

刘徐张并告朱彭并致贺：

1 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民党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

2 我第129师接电后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

● 出师第一仗：夜袭阳明堡

载着第129师先遣第769团的火车离开了太原，继续往北开。因到第一个集结点东冶后，刘伯承要离开先遣团转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开会，所以，车一出太原站，他便把第769团团团长陈锡联叫到了跟前。

这是1937年10月11日。

算来，刘伯承率第769团离开第129师驻地富平县庄里镇，已是第十一天了。总的说，一路间还是较为顺利的，但也曾遇了那么几件窝火的事。

第一件，当是过芝川镇渡口。这渡口是秦晋黄河间一处要津，也是八路军进入山西最简捷的路径，第115、120两个师及八路军总部不久前都是从这里过渡的。10月5日，当刘伯承率第769团按预定时至渡口时，但见黄水滔滔，却不见一条船影。他连忙派人去找，上下数里都跑过了，还是连一条船的影子也没见着。刘伯承又派参谋去找管渡口事务的官员，参谋找

遍芝川镇，总算在赌场里把两个“宝贝”找着了，可他们嘴里嘟嘟囔囔的，一副十分不情愿的样子。这颇让刘伯承生气，劈头就问：“我们早已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备好船？”那两人说：我们不知道呀。刘伯承便要他们立即去准备船只，他们又推：今天不行呀，来不及了，明天吧。刘伯承气上生火了，喝道：你们知道我是谁么？那两人还是懵懵懂懂的：你是谁？刘伯承彻底火了，一掌击在桌子上：我是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告诉你们，我们奉令渡河去晋北前线抗日。我的大队人马必须在今晚9点全部过河，限你们两个小时内把船给我调齐，要是贻误军机，我拿你们以汉奸罪论处！刘伯承一生威，那两人就龟孙子，不到两小时把船弄来了。这让刘伯承十分感慨：看到了吧？这就是这些国民党官员的腐败样子！欺软怕硬，媚上压下，看脸色办事。有这些人在，国民党还能不失民心、不打败仗么？

第二件，是到同蒲路间的事了。部队几经交涉，总算通过阎锡山的联络处调拨了一列火车来。可是，没开几十里地，火车便渐渐慢下来，最后干脆趴着不动了。一问司机，才知道调拨来的是个破车头，水箱烂了，水不长时间漏了个精光。这便是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此处离起站已有几十里地，距前站也还有几十里，怎么办？总不至于待在这地方不走吧。无奈中，刘伯承只好令两个连的指战员下车，卸开车头与车厢的挂钩，把车头推到了几十里地外的霍县车站，重新换了一个车头，这才继续前行。

这两件事虽说有些令人生气，但于大事还无大碍，最令人生恼的是阎锡山了，不知他葫芦里面到底卖的是什么药？10月10日下午，刘伯承率第769团抵太原，他当即便去第2战区司令部见阎锡山，交涉粮衣弹药补充事宜。可阎锡山想也没想便推拒了：伯承兄，对不起得很，我的武器发完了，部队都在打

仗，抽也没法抽。刘伯承道：阎长官一点都不给，这恐怕与军队系统补充的有关规定不符吧？阎锡山便扮出一种苦相：伯承兄，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们自己真是紧巴巴的。唉，说来不怕丑，早几天，我们在阳坊口的军械库一下子给日本人端了，足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弹药化作了青烟，真是可恨哪！你得多多体谅我的苦衷。刘伯承又道：那么，我师初到山西作战，总得有个后方基地吧？能不能在昔阳附近划一块山地给我们？以利我们安置伤病员。阎锡山还是推：这件事我不能定，昔阳归娘子关方向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管辖，到时你与他具体相商吧。刘伯承算是见识了阎锡山的奸滑本相，果然名不虚传！从阎锡山的办公室出来，血红的太阳已临近西山顶了，血灿灿流溢的色彩给人添加了一种窒息和沉甸的感觉。这时，作战参谋又过来报告说：师长，我刚才去战区司令部作战室领华北军用地图，他们说都被前线领走了，我要他们找几张省版地形图，他们也推说没有。这分明是故意刁难嘛！刘伯承不禁长长一声叹息，说：算了，靠他们是靠不住的，还是靠我们自己吧。你去各书店找一找，看能不能买几张省版地图，万一不成，就买几本中小学地理书，先凑合着再说。

.....

陈锡联在刘伯承对面的座位上坐下了。看去，这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模样不超过二十三、四岁。如果不是熟知他的底细，很难相信他会是一个有着8年军龄、7年党龄的八路军团长。其实，这还不是他的最高职务，改编时，他是红4军第10师师长，由于编制紧缩，他亦如他人一样降两级安排。

“锡联，昨天从阎锡山的司令部出来后，你注意没有，左边大坪里十多辆卡车中装载的是什么？”

陈锡联略略一想便明白了：“办公用具！”

“是的，他在准备搬家。从这点看，阎锡山喊保卫太原的口号虽喊得很响，但他自己根本没有信心。从忻口的部署来看，这仗也玄。”

刘伯承这番话说得很沉，一下便把陈锡联的心悬上来了。

“这么说，太原可能会要丢掉？”

刘伯承点点头：“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可能性是十之八、九。”

陈锡联沉默了，他对刘伯承的判断是十分信服的。

刘伯承之所以这样判断，自是有他的见地的。除国民党军队本身消极外，防守部署也是漏洞百出。昨日，阎锡山向他介绍了国民党第2战区部队在忻口的布防，这是一种俗称三珠串线的野战防御阵势。具体说，以第9、19军及第17、21、72、85、94师部署于云中河沿岸界河铺至大白水一线，组成所谓中央兵团，防守忻口山岭及山岭左侧川道；以第14军、第71师及独立第8旅部署于大白水至南峪一线，组成所谓左翼兵团，控制云中山；以第15军64、65师部署于滹沱河左岸三家村至龙玉堂一线，自是称右翼兵团。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以忻口山口为轴心，左右连接云中山、五台山的横面防御阵势。

听着这种介绍，刘伯承简直是一种痛楚了！怎么会摆成这么一个机械的阵势呢？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

这便愧对忻口之名了。《魏地土记》中记载：汉高祖出平城之围，还军至此，六军忻然，因得名。自然，致使六军忻然的地势当是奇峻奇险，事实上亦如此。

忻口位于忻（县）定（襄）盆地北部，是五台山与云中山两山山谷中的一个隘口，在这个峡谷中凸了一条高度不大，南